

敬躋堂叢書

五

敬齋堂叢書之二

經學博采錄

郭則澐署端



壬午冬刊成
古學院藏版

自序

我朝經學極盛經師數十人著書數千卷阮文達公集而刻之爲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以惠士林三十年來繼起之士淺深雖異指歸則同

文燦

生長南海壯遊京師當代

通儒或在私淑之列或居請業之科或聞聲而相思或捧手而有授每得一義受益已多自顧寒儒不能整齊衆家登之梨棗聊欲摭其梗概以廣見聞日積月累漸成卷帙番禺陳先生取許君博采通人之語題曰經學博采錄若夫仕有美績處有高風軼事瑣言隨筆附記將爲來者論世知人之助焉復有著述未成刊布未廣逝者不作知者益稀潛德幽光理宜表著此又區區撰錄之愚心也異時將復出遊更加搜訪以稱博采之目倘我同志示以新知

序

學之區漢宋者俗說也明季國初諸大儒皆主通經致用而治身尤密曷嘗有漢宋之限哉自俗儒顛覆理學淪於空疏矯之者遂高揭漢學之幟於是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乘時竝出互肆觝排若相水火風習之遞遷而人才亦與爲升降可慨也已道咸間士崇實學始復有通漢宋之郵者番禺陳蘭浦先生其著也南海桂氏子白爲先生入室弟子實踵承令緒津導學海著書滿家然北方學子獲睹其書者殊罕余竊憾焉比與先生孫公參共事古學院承出其先著東塾雜俎手稟旣斟訂付梓適吾友黃君君緯藏有桂氏遺著多種皆未刊之稟經學博采錄在焉是書體製略如漢學師承記而擴拾聞見加詳蓋乾嘉道咸

四朝間學術源流之所匯大之可補國史次之亦可代學

案葉鞠裳前輩稱其旁摭瑣言兼陳軼事開著家之創例

者殆不足以盡之語見葉氏爲汪柳門侍郎代製序夫欲覘一代之學術

者必先攷鏡其人物人物者學術之淵源也鴻儒碩彥彪

炳世宙固自有其可傳者在若夫槁項之士殫志窮經著

述湮淪姓名黯黹舍是其奚以爲發微闡幽之助然則是

書之傳不傳文獻寄焉矣豈獨繫乎桂氏一人已哉且觀

其所標舉者若劉端臨張小軒夏朗齋凌曉樓諸先生雖

出處不盡同類皆一代經師而篤於性理者又嘗載顧氏

千里爲曉樓先生序其壞室讀書圖曰漢學者正心誠意

而讀書者也俗學者不正心誠意而尙讀書者也是故漢

人未嘗無俗學宋人未嘗無漢學由顧氏之言繹之則夫

日言正心誠意而不尙讀書者其視俗學又何如耶是雖
非桂氏之言桂氏獨取而揭櫟之亦可闕其宗尙之所在
矣借鈔竟亟舉付剞劂以餉後學會吳縣王君欣夫主輯
辛巳叢編采及是書先印成見寄竊幸衰晚寂寥乃有銅
山洛鐘之應及取以互勘則茲編條舉增於叢編本者凡
二十有一其卷二自首至末皆彼本所無餘雖竝見而茲
之所載時復增詳疑此爲最後寫定者其間譌脫互異則
就兩本衡較擇其善者從之而復授手民刊正焉自揣荒
陋又率臆去取無所就正深恐有專斷之失當世碩學尙
不吝匡教而增益之則余所旦夕翹望者也太歲在昭陽
勰洽長至後三日候官後學郭則澣謹序於團城之餘清

齋

惟命是至餘三
 不吝耳與而
 則又率無志
 則爾本德
 公則其祖
 二十有
 日新
 若以
 其言
 其言

經學博采錄卷一

南海桂文燦

惠定宇徵君戴東原吉士錢辛楣詹事所著諸書家置一編然尙有未刊行者徵君未刊之書有周禮補注六卷其體例與九經古義略同吳縣吳嶽生修撰鍾駿嘗獲遺稿於其家修撰弟子林香溪博士錄其副藏之吉士未刊之書有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爲吳江周履泰所竊易名畿輔安瀾志嘉慶己巳繕寫進呈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刊之履泰以同知用吉士之子中孚負書入都欲辯明之而無肯言於上者今不知其稿尙存否詹事未刊之書有唐石經考異三卷於初刻續改之處聚蒼羣書參互考正最爲精確王倬甫秀才云其手稿今藏海鹽陳君其幹家

詹事之弟名大昭字可廬著有說文統系序說文新附並刊行世或嘗以其所注說文與段茂堂桂未谷二家並舉

文燦

往來南北徧索不獲博訪通人咸曰未見王倬甫云

此書未刻徵君之子小廬秀才繹藏之書中援引多而考辨少其援引之處多與段氏相合云秀才一字子樂年將八十耄猶好學著有十三經漢學句讀孟子義疏又與弟同人侗箋疏楊子方言並工篆隸真書性情和易謙慎人多言似辛楣詹事可廬徵君

曾滌生侍郎國藩湖南湘鄉人也貫通羣經精研小學熟於掌故尤究心經世之學正色立朝閑邪陳善有古遺直之風今上登極奏請舉行日講意欲於贊助聖學之中陰寓陶成人材之意謂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必求於人才有

益不徒務講學之虛名參考羣書謹擬條款凡十有四一
考定日講設官之制猶宋時崇政殿說書之職與起居注
官主典禮侍班簪筆載記卽周時左史右史之職不同一
講官員數請照康熙九年之例定爲滿四員漢八員一請
每日以一人進講與尋常召見無異一講官請將閣學及
九卿科道與翰詹一體充補一保舉講官請特派大臣四
五人各保數員以備進講一進講之地現在請於東書房
此後或有遷移臨時請旨一進講之儀請令講官屆時捧
書入一叩興侍立宣講講畢一叩興趨出一進講之時請
於每日早間引見以後皇上萬幾已畢御前大臣侍衛等
皆已散值然後進講一所講之書請用大學衍義及大學
衍義補二書一陳講之道固貴忠誠剴切尤貴明於本朝

掌故請令於每日進講之時將列聖至德善政稱述一二條則爲講官者必熟於國家之典章此中之磨勵人材不少一復講之法請皇上於疑難之處俯加詰問講官錯誤之處仰承指示若無疑可問無誤可指卽不妨默識一纂成講書俟將來刊刻流傳以昭聖學之盛一講官體制宜稍示優異雖編檢科道皆得照起居注官南書房翰林之制經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一進講年數康熙年間凡十七年現舉舊章伏願行之久遠不可遽求速效十年以後人才當有起色可收百年樹人之效奉旨著於百日後舉行後格於部議而止又嘗見侍郎奏稿有云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帖則巧益求巧翰詹最優之途莫如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

但求工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
送之時但求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
但論工小楷而不復顧文義之淺深故臣嘗謂欲人才振
興而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國家之掌故而力杜小
楷試帖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黜華去歲奏開日講意
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謂
此也今皇上於軍務倥傯之際仍舉斯典與康熙平三藩
時相同然非從容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
無以考覈人材目前之時務雖不敢妄議本朝之成憲獨
不可稱述乎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召見詳加考覈今日
之翰詹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小楷試帖之間卽予
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其舉止敏捷語言圓妙而

不究其真學真識乎語語切實可謂名通之論矣壬子癸丑間粵西紅巾賊起蹂躪吳楚吾粵馮展雲學士特保侍郎總辦軍務有臣觀內外公卿有學有識無如前任禮部侍郎曾國藩之語得旨在籍辦理團練統師東下拔識賢豪大江以南賴以底定重見太平拭目俟之

粵東自國初以來詩壇最盛講學者承前明道學之遺躬行實踐自東吳惠半農來粵督學喜以經學提倡士類時有蘇瑞一珥羅履先天尺何西池夢瑤陳聖取海六四君

稱惠門四子

此據江鄭堂漢學師承記也考阮通志南海縣志並云瑞一履先西池與勞阮齋孝與為

惠門四子又或云履先西池與鍾鐵橋獅車蓼洲騰芳為惠門四子未知孰是按蘇瑞一為勞阮齋作春秋詩話序稱羅履先何西池陳聖取諸子皆惠學使所賞嘗舉乾隆同在師門又稱阮齋並締交則皆半農弟子也

博學鴻詞科若夫博通羣書以漢儒訓詁說經者以

文燦

所聞蓋自海康陳觀樓觀察始觀察名昌齊字賓臣一字
觀樓又自號啖荔居士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歷官翰詹科
道出爲浙江溫處兵備道所至愛民弭盜修廢出滯多善
政學者稱之高郵王石臞觀察序其所著賜書堂集鈔有
云先生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子集以及乾象坤輿
之奧六書四聲九賦五刑之屬星算醫卜百家衆技之流
靡不貫穿於其胸中故所著書如經典釋天附錄天學勝
說測天約說及大戴禮記老子荀子楚詞呂覽淮南諸書
考證皆發前人所未發先生爲予詞館先輩又同直諫垣
公事之暇屢以古義相告語其學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
譌糾謬每發一論皆得古人之意義而動合自然故余所
著廣雅疏證淮南內篇雜誌輒引先生之說以爲楷式蓋

予宦游數十年所見綴學之士既精且博如先生者不數人也長樂溫伊初孝廉爲觀察傳有云先生論學謂不當分漢宋爲二且程朱未嘗不從訓詁入也嘉慶二十有五年觀察年七十有八卒於家所著經典釋文附錄歷代音韻流變考俱燬於火後重輯經典釋文附錄成易詩書三卷又著測天約術楚詞音義天學脞說臨池瑣語新論正誤呂氏春秋正誤營兆約旨囊玉秘旨別傳各一卷淮南子正誤八卷賜書堂集鈔六卷

文燦

嘗得其遺書讀之其

重輯經典釋文附錄自序言凡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與今時傳本異而陸氏未收者悉採錄之而於毛詩載馳則云毛鄭作五章蘇氏作四章襄十九年左傳穆叔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朱子據之從